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四十三回 水面放走貪花客 樹林搭救老婦人

且說白菊花同著飛毛腿高解、病判官周瑞三人一路行走，撲奔南陽府。可巧正走在金風嶺，白菊花與二賊商量：「天氣已晚，咱們到山上瞧瞧鄧大哥去。並且還怕週四哥也在這裡哪。」周瑞問：「是我四哥麼？」白菊花說：「正是，皆因我們由周家巷起身，還有柳旺哥哥、張大連、房書安，一同上南陽。在半路分手，我上了一趟鵝峰堡，涉了一個大險。他們說在前面等我，也許在此處廟中等著我一路前往。三飛毛腿說：「上准提寺呀！我與鄧飛熊有仇，我們見面打起來，反累你們相勸。」白菊花說：「你們有什麼仇恨？」高解說：「皆因我得了大環刀的時節，立了一回寶刀會，聘請天下水旱的英雄。他見帖下去，我絕不惱，他不該當著我的朋友辱罵我，到如今我們二人未能見面，早晚見面之時，我們二人得講論講論。」白菊花說：「這是一件小事。大哥，咱們一同進去，見了鄧飛熊的時節，連我帶五哥與你們解說解說，叫他給你賠個不是，就算完結了。」高解說：「不行，我若上山，豈不是給他賠不是來了麼？」周瑞說：「你若不肯上去，晏賢弟你辛苦一趟，把鄧大哥陪下來，你們二位在這裡見見，難道說這還不行麼？」白菊花說：「就是如此。可有一件，我要一人上山撞著白眉毛，那時候可怎麼辦？」高解、周瑞齊說：「我們在這裡等候，我們若遇見往上跑，你要遇見往下跑。」白菊花這才上山，不料真應了他們的打算。可巧沒走山門，白菊花躡牆過來，並沒有看出一點形跡，連叫兩聲鄧大哥，沒人答應，以為是大家全都睡了。忽聽哼了一聲，又是死約會，不見不散，就聽「颼」的一聲，一點寒星直奔喉嚨而來。晏飛是吃過徐良的苦的了，一聽是山西口音，就把那一團神看住了徐良。忽見他一抬手，就知他是暗器。果然，見他一發暗器，自己一回臉，當哪哪一聲響亮，那枝鏢墜落在房上。又縱身躡下房來，意欲逃跑，早見徐良迎面一刀砍來。白菊花無奈，只得亮劍招架。隨動著手，徐良說：「今天看你烏八的往哪裡跑？依著我說，早早過來受控便了。」白菊花盡惦記著要跑，忽然賣了一個破綻，躡出圈外，一直撲奔廟外去了。徐良尾於背後，跟將下來，出得廟外，直奔山口。白菊花直奔樹林，找那兩個朋友，到樹林高聲嚷叫：「二位兄長快些前來，小弟仇人到了。」喊了半天，並不見有人答應。徐良緊緊跟隨，哪裡肯放。白菊花一瞧這兩個朋友不在樹林，只恨得暗暗咒罵。直跑到天有五鼓，方才見著前面一道小河擋路，白菊花心中歡喜。徐良在後面，也瞧見了這道小河，就知道今日晚間拿他不住。果然，白菊花行到此間，「哧」的一聲跳入水中去了。徐良說：「便宜你這烏八的，放你逃去罷。」氣哼哼往回便走，又到廟中。

此時江樊三人等著著急，總不見他回來，也是替他擔心。徐良回到廟中，見著江樊，把追白菊花的故事對他們學說一遍。江樊說：「可惜可惜，總是他們不該遭官司之故。」徐良又下山，到葦塘找著那老夫婦，把他們帶上山來，見了翠姐，連他們的驢帶包袱，俱都找著。一家三口，全給徐良叩頭，等著天光大亮，俱都起身去了。又有那些婦女也都背著包袱與大眾磕頭，逃命去了。復又叫江樊下去，找本地方官與此處的地方預備木籠囚車，裝上三股差使，知會本地面武營官兵護送。將死屍俱都拋棄在山澗。樹上那個人，也放他逃生去了。廟內還有許多婦女的東西，俱都入官。廟中重新另招住持僧人。所有死去的兵丁，棺木成殮，准其本家領屍葬埋，本地方官另有賞賜。江樊的伙計也是用棺木成殮，由本處送往石門縣，鄧太爺另有賞賜。徐良把此事辦完，方才起身，投奔南陽府，暫且不提。周龍等那些賊陸續全部跑下山來，一直往西北，皮虎亂打呼哨，慢慢大家都湊在一處，就是不見房書安、鄧飛熊、自然和尚。少時，又見黃榮江、黃榮海、李賓，還有三四個伙計，喘吁吁走到跟前說：「眾位寨主，鄧師傅死了，房爺被老西拿住了，不定死活。」大眾歎息一回。周龍說：「咱們也就走罷，少時他要下來，咱們也是不便。」說畢，大家又跑。張大連說：「站住！站住！你們都嚇暈了麼？」周龍說：「什麼？」張大連說：「上南陽府怎麼往北走起來了。」皮虎說：「對呀。」復又往南，周龍說：「大家可留點神，瞧著那小子。」正說之間，皮虎說：「你們瞧前邊，那裡趴著個人哪，別是他罷？」眾人俱都不敢往前再走。又聽哼了一聲，險些就把大眾嚇跑。細細聽來，卻又不像。原來是房書安在那裡趴著，皆因自己眼前一發黑，腿一發酸，「撲哧」一聲栽倒在地，人事不醒。約有二刻光景，被冷風一吹，悠悠氣轉。皆因他沒有鼻子，才哼了一聲，就把大家嚇了一跳。眾人切近一看，卻是房書安。他一瞧見大眾，不覺嗚嗚噎噎的哭起來了，說：「張大哥，你害苦了我了。」眾人聽著，又是要樂，又替他慘。樂的是，人要沒有鼻子，說話實在難聽；慘的是替他難受。張大連說：「我怎麼把你害苦了？」房書安說：「要不是你衝著我說三俠五義，我焉能落得這樣光景。」張大連說：「你說的他比你晚著兩輩。」房書安說：「不對，我說比他晚著三輩哪。幸虧這位祖宗手下留情，不然把我這個前臉砍下來，盡剩下一個腦杓子，還活個什麼意思，這可真就是沒臉見人了。」張大連說：「咱們閒話少說，急速快走才好。」房書安說：「我可實在的走不動了，哪位最好背我幾步。」眾人異口同音說：「誰能背你？」房書安說：「別人不行，黃家兄弟還不行麼？你們兄弟兩個是我帶出來的，難道說哥哥就沒一點好處不成？你們自己也摸著良心想想。」二人剛才要背，張大連使了個眼色，說：「可了不得了，那個削鼻子的又來了！」說畢就跑。大家一齊撒開腿，把個房書安嚇的也是爬起來就跑，直跑了約有一里多地，眾人方敢站住。房書安「撲咚」一聲，坐在地下說：「哎呀！可累死我了。」又問：「他真來了麼？」張大連說：「我瞧著像他，原來不是。」房書安說：「韓信哪，你小心著蕭何罷。你有多麼損！」張大連哈哈大笑，說：「起來走罷。」房書安還叫黃家弟兄背他，黃家弟兄無奈，只得攙著房書安緩緩而行，大眾奔南陽府不提。

再說白菊花由水內上來，又是抖晾衣襟，方才見著高解、周瑞，就氣哼哼地說道：「你們二人太沒義氣了，我被徐良追跑下來，你們不知往哪裡藏躲去了。」二人齊說：「我們見著老西追趕，我二人若不是有一山洞救命，也就性命休矣。」白菊花問道：「你們怎麼也叫徐良追趕下來？」二人回問：「你是怎麼叫他追趕下來的？」白菊花就把廟中之事細說了一遍。這二人又是一番納悶。原來這二人不是遇見徐良，是房書安往下跑的時節哼了一聲，他們疑是徐良來了，這才是陰錯陽差。三個人商量趕路，白菊花執意不願上南陽府去了。他說：「老西既然到這裡，必然也是要往南陽府去的。咱們要奔南陽，他也奔南陽，這一定，豈不是碰在一處麼？」二人說：「焉有那麼巧的事哪？越怕越不好，你這麼一個人要是怕他，我們二人該當怎樣？」白菊花被這兩個人一說，並且他還有一點心事，只得一路前往。

再說徐良奔南陽府，不走大路，盡抄小道而行。為的是那些個叫他追跑的賊人，必然上大路而行，他們若走小路，豈不是又撞在一處。想的雖好，卻沒遇見。走著路，忽然想起房書安說東方亮家內有座藏珍樓，樓裡面有一口魚腸劍，大概萬歲爺的冠袍帶履也在樓內收藏，我若到南陽府，一者為請冠袍帶履，二則若能把魚腸劍得在我手，那時可算我的萬幸。這口劍也是切金斷玉，削鋼砍鐵，比我這口刀還強呢。我再得著此劍，又有大環刀，也不是自負，走遍天下某家可算第一的英雄了。徐良只顧思想，往前正走，忽聽有悲哀慘切之聲，往樹林一看，有一個老婆子，在這裡拴上了繩子正要自縊。將要往上一套脖頸，徐良嚷叫：「老太太，別在我們這裡上吊，這是我所管的地方。」那老婦人聽了此話，眼含痛淚說：「我尋死都有人不准，我往那邊去上吊，大概就不與你相干了吧。」徐良到跟前說：「不行，我周圍管三百多里地那，你若上吊，除非過三百里地外方可。我看你偌大年紀，因為何故要行拙志？」那老婦人說：「爺台你不知道，我生不如死。」徐良問：「你有什麼難言之事，對我說明，倘若我能與你分憂解惱，也是有的。」那個老婦人說：「爺台，說出來，你也難管人命關天之事。」徐良說：「我偏要領教領教。」那老太太把那一五一〇的事情細述了一遍。徐良一聞此言，呆呆發怔。要問那老太太說些什麼言語，且聽下回分解。